



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他的诗为人所传诵。他在3月出生，在3月离开，这个3月，他60岁了。90岁的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25岁的海子……

# 海子 在光明的景色中

徐立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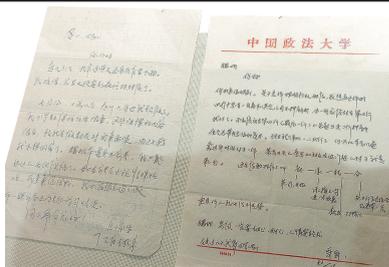
海子塑像



海子书馆



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的海子



海子写给父母、弟弟的信

“我奶奶会背几十首海子的抒情诗。”海子的侄儿查谋说，老人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会儿书，读读海子的诗，然后跟老姐妹们视频通话，再到门口去遛遛弯，回来后看会儿电视，了解下国家大事。

没错，诗在，海子就在，陪伴着妈妈。

海子似乎从未远去。查曙明领着我参观海子故居，先看卧室，他指着一张老式黄白木雕床说：“海子就出生在这张床上，我母亲一直睡到今天。”

另一间卧室则是海子稍大时，跟查曙明在一块住过的。“这张桌子是我当裁缝的父亲给人做衣服用的，周末就给从学校回来的海子当书桌。”查曙明指着床边的一张桌子说。这间同时也是书房，墙上挂着诗人西川的一幅书法作品：走在路上 放声歌唱 大风刮过山冈 上面是无边的天空。“西川最喜欢海子这首诗，2009年来海子故居时写下的。”书柜里放着上千本海子生前购买和阅读过的书，文学、哲学、艺术、地理……包罗万象。海子去世后，家人将海子的书从北京运了回来。海子最爱读书，诗书年华，是他的青春底色。

在母亲和弟弟的眼里，除了爱读书，海子还非常孝顺，很有人情味。“他从北京放假回来给母亲买了围巾，给父亲买了酒，给3个弟弟买了书和糖果。

1988年春节还用稿费给家里买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”

距海子故居不远处，便是海子纪念馆，大门上贴着西川手书的对联：“叶落秋高感大美不言出海子，花开春暖知泰初有生是天德”。这里也是安庆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。在来访登记簿上，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参观者，都是海子的粉丝，名单和联系方式写满了一页又一页。一楼通往二楼的走廊上，悬挂着一张巨大的海子照片，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照的。

1979年，15岁的海子，以370分的高分考入北大法律系，是当年安庆市高考文科最高分，轰动了整个怀宁县。

1982年，在结识北大诗人西川和骆一禾后，海子开始写诗，并且落笔惊人，第二年自费印刷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《小站》。很快他便与骆、西二人被外界称为“北大三剑客”，他也是“北大四大才子”之一。后来海子又自费印刷了几本诗集，他热烈地爱上了诗歌创作。

1984年，在发表《亚洲铜》时，“海子”这个笔名正式出现，海子被人称为麦地赤子、流浪的诗者和诗人英雄，他以地理空间和文化背景为写作资源，为了写诗，也为了爱情，他先后去过西安、兰州、敦煌、西宁、达县、青海湖、德令哈以及拉萨、日喀则、包头和呼和浩特等地。

海子不满足抒情短诗带来的成就，他有自己的诗歌理想和抱负。他曾向诗友透露自己的理想：“我想成为像但丁、歌德、普希金那样的伟大诗人。”但他后来又觉得不可能，认为自己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，因此内心有很重的矛盾和冲突。但他依然在努力，在短短的7年里，创作了近200万字高水平的抒情诗、诗学文论和7部长诗。有评论家称他“是真正思考诗歌价值的人，也是少数几个能给当代诗歌带来诗歌遗产的大诗人”。



扫码看视频

## 三

海子的墓，在查湾村后东北角的一处向阳土坡上，这里也是查湾村祖坟所在地，是每次母亲送海子远行的分手地，也是他最后一次跟父亲发生争论不欢而散之地（他想辞去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公职，去海南办报，父亲极力反对），如今已修葺一新。

海子的墓前有两棵翠柏，繁茂得很，是海子友人35年前从北京带过来栽下的。墓碑前摆放着鲜花、酒等。墓碑四周用红砖砌成一道环状装饰墙，有一人多高，上面镌刻着谢冕、骆一禾等人对海子诗作的评介。

关于海子离世的原因，查曙明说，一是当时他的长诗不被圈内人所理解或认可，他的内心充满孤独和失落；二是几次恋爱挫折，打击不小；三是从乡下来的海子善良、简单、书生气、胸无城府，看重精神层面的追求，性格孤傲，在做人与处世上难免难以融入，给他造成很大困惑；还有就是过度的创作投入伤害了身心。“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”，这是海子最后的遗言。

读过私塾，上过小学的母亲，重视海子的教育。查谋说，奶奶常告诫孙辈、曾孙辈要向海子学习，端正学习态度，勤俭节约，热爱劳动，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

“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姐姐，今夜我只有戈壁……”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您。”母亲还为海子诗歌的传播做着积极的工作。2016年，老人家冒着高龄和高原反应带来的风险，坚持去青海德令哈，参加“第三届德令哈海子青年诗歌节”，并在现场背诵海子的诗，她想去儿子生前去过的每个地方看看，带着那些熟悉、早已刻在心里的海子诗。每次外地举办纪念海子的活动，如果去不了现场，她都会请人录制视频发给主办方，这是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情：接受，怀念，传扬……

海子纪念馆的结束语这样写道：今天我们感怀海子，不仅是为了纪念，而是为了证明我们并未完全被物质生活所困。感念海子，让我们在喧嚣和浮躁的生活中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和美好。

离开海子纪念馆时，有学生悄悄塞给我一首她写的诗，希望能帮她发表，她说，自己写了很多诗，写诗快乐，是一种释放，她们学校还有海子诗社，有社刊。

海子不仅仅是故乡的麦地赤子，而是世界的。查曙明告诉我，有位外省来的出版社编辑上周就住在海子民宿里，打算出版海子诗歌精选集。近期，意大利一位翻译家将来海子故居住一个月，专门翻译海子的诗歌。早在4年前，海子诗集意大利语版《一个幸福的人》就在意大利出版发行，适逢中意建交50周年，为中意诗歌文化交流搭建起一座桥梁。

每年三四月，每天都有上百人来怀宁看望海子，当地政府重视海子文化挖掘，投资打造海子文化园，希望在“春暖花开”的主题下引领凝聚青年，为乡村振兴作贡献。

在大弟的心中，哥哥海子阳光、孝顺、懂事、有爱心，青年诗人形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里，哥哥一直都活在25岁的青春里。海子的母亲骄傲地对我说：“他是我心中的一位伟大诗人！”

“我无限热爱着新的一日 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 使我健康 富足 拥有一生。”

“春天，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”，在90岁母亲温柔的怀抱里。



海子的妈妈为来访学生背诵海子的诗